



## 茶油香

□ 刘于云

秋风一过，故乡的茶籽便熟了。

小伙伴们可高兴了，因为学校会放小秋收假，可以跟着大人去捡茶籽。

深秋的黎明清冷清冷的，还洒着薄霜。村子里家家灯火通明，搞油茶期间，很多人都起得早早的，升火做早饭。

早饭过后，一声哨响，大家就带上工具浩浩荡荡地进山了。小伙伴们赶着牛，扛着竹筒，走在队伍的后面。一路欢笑，不觉已到油茶树下。看着满树的油茶果，大家乐开了花，放下家伙就开工。不大会儿，背篓满了，箩筐装不下了。这时，山坳里响起了山歌声：“哎呀嘞，秋风日子凉嗖嗖，摘到茶籽煎米果。薯包米果不怕热，送给对面标致哥。”山坳的歌声刚落，山窝下便接上了：“哎呀嘞，秋风日子凉嗖嗖，摘到茶籽煎米果。听得对面妹子喊，可还邀哥对山歌。”山坳里又传来歌声：“哎呀嘞，邀你唱歌就唱歌，何必问到甘么多。唱支山歌消消累，谁来唱来你来和。”“哟哟哟哟，哟哟哟……”歌声在长长的山谷中回响，久久不息。

这边热火朝天地搞茶籽，那边牛儿在山窝里大口大口地嚼着芦苇，吃饱了就卧着，懒洋洋地晒着太阳。

搞茶籽，小孩们有自己的乐趣，喜欢跟在大人后头捡。大人们不喜欢上树，孩子们都是野猴子，再高的树梢也够得着，其中算狗钻儿手脚最灵活，每次都是他捡的茶籽多。

大人们最懂孩子的心思，一块山的油茶籽快搞完了，就留一小块地方给我们“打秋风”。于是，捡茶籽的小孩儿们便“哄”的一声，一窝蜂涌向那块山林。树可遭殃啦，小猴子们趴在它的肩上，骑在它的背上，揪着它的头发，扯住它的手脚……茶树便摇摇晃晃起来，整个秋天也摇晃起来。

这季节，对我们来说，何止是搞茶籽的乐趣，灌木丛中还隐藏着很多野果，棒槌子、沙糖子、乌珠子……这些果子甜甜的，酸酸的，是我们不一样的快乐。

油茶搞完了，送到了榨油坊。

榨油坊在村口，很老旧，是三间土坯房。粗大的油槽横在屋内，像一条巨大的蟒蛇，占据了榨油坊的一半。对面，油黑发亮的撞锤悬在空中。右侧是碾槽，四方的木头支架底部装着四个铁轮，沟槽是圆形的，很大。推动碾轮的是窗外的大水车，它同时也推动着村庄的晨昏。

榨油师傅起得早，烟锅里冒着烟，灶膛里烧着旺火，炕床上烘焙着茶籽。

不大会儿，师傅把烘好的茶籽倒入碾槽。只听水声哗哗，水车随即吱吱呀呀地转动起来。

茶籽碾成了粉末，师傅把它铲入大倒甑里蒸。甑里冒香了，师傅们开始包饼。通常是一个装料，一个包饼，配合得非常默契。

上槽了，饼一块一块被小心地塞入槽肚里，塞得满满，最后还要再挤进几块厚厚的木砧板。

随后是开锤打油。三个师傅提起长长的撞锤，对准油槽上的楔子奋力撞去。只听“咚”的一声巨响，山乡被唤醒，晨雾中满是茶油的新香。

油锤声声，敲在小村的心坎上，敲在岁月的鼓面上。第一缕清亮的茶油，从油槽的缝隙里汩汩渗出，那油，金黄金黄的，像凝固的阳光，又像是流淌的琥珀，散发着浓郁的醇香。这香气盖过了焙房的烟火气，充盈了整个油坊，又从门窗漫溢出去，缠绕着村口的老树，飘向整个村庄。

用新茶油炸薯包米果，这是传统节日。村里人把新油挑回家，立即着手煎薯包，炸米果。灶台上放着一大盆薯糊，母亲抓了一把薯糊，轻轻一挤，握着的手心里便冒出一个丸子。薯丸滑入油锅，“吱啦”一声，油锅瞬间开了花——金黄的薯包在油锅里翻滚，像一个个胖乎乎的元宝，我们喝着口水在灶台边打转，眼睛总是不停地瞄着香喷喷的薯包。

第一锅薯包炸出来，母亲要先送给隔壁的福寿奶奶。

吃着刚出锅的薯包，福寿奶奶眯着眼，脸上的皱纹舒展得如一朵菊花，嘴里不停念叨：“香，真香！是新茶油的味！”这个时候，小伙伴们往往往扒着烫嘴的薯包，口袋里揣着米果，已经满村子疯跑了……

许多年后，我离开了小村，见过外面的风景，尝过了许多不同的美食，但那记忆深处的茶油香，却始终萦绕在鼻尖，还有那“啾啾啾”的油锤声，总在梦中回响。

## 履痕集

### 上鹤湖山

□ 陈志宏

翻开江西地图，鹤湖山隐在武夷山余脉，闻名遐迩的三清山把它压得沉沉的，在现代旅游的版图中有动弹不得。但打开历史册页，翻阅文化地图，这座微不足道的山瞬间高大起来，需仰视才能得见——山脚下那座书院，像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闪耀在历史的天空。

鹤湖山下，有寺，有塔，而后才有书院。寺叫仁寿寺，早先建在山上，后搬迁至此，人称鹤湖寺。书院左侧曾高高矗立鹤湖舍利塔。此塔始建于北宋乾德年间(964—968)，七层八隅，砖石砌成，高百余尺，千年来，塔身倾斜30度左右，趣称“鹤湖斜塔”。遗憾的是，1940年因担心日寇空袭，古塔被一拆而空。

冬日艳阳下，鹤湖山一派苍金色，像一卷清寂的宋代山水画，阳光照拂，于清冷处显暖意，于萧瑟处藏生机。

鹤湖塔遗迹四周竖起围挡，前阵子大型考古挖掘，一无所获。挖出的大坑被建筑垃圾覆盖，深埋一段前尘往事。透过围挡空隙，我看到废墟上的日影袅袅如烟，捉摸不定。

打那个早已消失的古塔遗址过，沿小路缓行，登山，鹅卵石铺就的山径弥漫古旧气息，这带曾是福建崇安通往当时京城临安的必经之路。莫非这就是古驿道？非也，这是2006年新农村建设才修筑的，十几年的风雨侵蚀，竟也古意盎然。

山路窄小，忽而居山左，忽而靠山右，中间是一条深浅宽窄不一的沟涧，杂草丛生，乱枝横斜。四野干枯，山再高，涧再长，也不见一滴清水。

鹤湖山上，没有鹤，有荷。山高，湖亦高。山湖清水漾碧波，古人在此种荷，养莲，观鱼。此地“鹤”“荷”同音，有湖有荷的山野，被人叫成“鹤湖”，再自然不过了。

唐代诗人王驾诗云：“鹤湖山下稻梁肥，豚栅鸡栖半掩扉。桑柘影斜春社散，家家扶得醉人归。”由此不难发现，那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简直是桃花源中人。

沿山路而上，远峰高耸，磐石低垂，丘壑嶙峋，树木森然，渐次隐没在青灰打底的苍苔里。

山野粗犷，人迹罕至，别有一番韵味。遗憾的是，一条塑料水管，沿沟而上，时隐时现，冲淡了自然真气，略煞风景。跟着走，灰扑扑的水管，终入一处碧潭，心中疑惑顿释。原来，山民靠它取泉水。

荒野干枯，似乎哈一口气热气就能点燃一团山火，然而这山腰之上，突兀一泉，大山的独眼似的，明晃晃，水粼粼，尽展万般柔情。落叶不遮其青碧，枯枝不毁其清冽。伸手，撩开残叶，掬一捧，喝一口，回甘浓郁，像陈年的酒。

鹤湖山上，荷花不败，也许正仰仗这不竭的山泉。清泉如梦，“高山之上有好水”，此刻具象了。

再往上爬，至竹林。修竹直挺，高耸入云，褪去一身浮翠，苍青有力，清瘦有神。脚下铺了厚厚一层竹叶，焦黄里透着灰白，踩上去簌簌作响，空脆之音，弹响鹤湖山的冬日。

冬阳斜切入林，带来几缕空明，几许暖意。抬头看，修竹射向清灰天空，枝叶交错，织成一张疏密有致的网。有云朵飘过，被浓淡相宜的竹枝竹叶涂抹出悠远之境。

往上走，已无路，山野荒出拒人千里的样子。几百年前的驿路、山径和小溪，早已被大自然吞没于时光中。

折返下山，暗自佩服古人也能山里来、水里去。朱熹以不知可为而为之的孤勇，叩问生命的意义；陆九渊、陆九龄兄弟行走荒寒，跋涉万里，完成精神远征；辛弃疾、陈亮置身此山，绝境逢生，人生丰盈。

鹤湖山上，一行行孤独脚印挣脱尘世，把这里淬炼成心性的道场。如今，我也把虚浮的脚印叠入这山野，以期触摸诸多先贤的脉搏。



## 奶奶

□ 萌萌

我的奶奶是在2002年我上小学六年级那一年去世的。具体哪一天记不清了，只记得是穿着短袖闷热的夏天。

没想到这一去，距今已过去二十三年。

奶奶走的那年，六十八岁。

奶奶有心脏病。我印象中，她走几步路就要歇息好一会儿才能继续走。我们家到乡里集市走路只有八分钟的路程，但是她想去街上买东西，就得花一块钱搭车才行。

好几次，奶奶犯病了，在乡卫生院住院，我跟着我爸骑单车去送饭。能坐在单车后座去街上，我就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可以出去玩了。

记忆里的奶奶，总是笑眯眯的，脾气很好。虽没有文化，不识字，但会讲很多民间故事。

有时候隔壁的大婆婆来找我聊天，她们就会一起给我讲故事。讲过哪些，现在却记不起来了。

我记得和她一起颠簸箕、选豆子的模样；记得她带我在屋旁的果园里扯草的模样；记得她带我去县城姑姑家玩玩的模样；还记得她把米桶里的黄糖拿给我吃的模样。

奶奶生育了两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

分别是我大伯、大姑、我爸；二姑、小姑。

我的房间在我奶奶房间对面，好几次我看到她在房间里擦洗身体，身上干瘪的样子让我大吃一惊——人老了原来是这样的啊：皮肤松弛，没有多少弹性。

奶奶走的前段时间，我经常晚上听到她一个人在自己房间里喊“你快走，莫来找我”之类的话。在乡村，很多人说可能是去世的亲人来接要走的了。

奶奶走的那天，是插着氧气管从医院回到家的。姑姑们帮她穿上新衣，没多久奶奶就闭上了眼。

守灵那几天发生了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。十二岁上六年级的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玩，六岁的小表弟（二姑的儿子）把我作业本撕烂了，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孤立了表弟，不跟他玩。为此，几个姑姑还批评了我，说：“他小不懂事，又不是故意扯烂你作业本的，你也不懂事吗？”

为点小事吵吵闹闹，年少根本不懂死亡意味着什么。这是我第一次真切经历亲人的离去。

我的爷爷在我还没出生就走了，我没见过他，只看到堂屋里挂着他的画像。

2016年，我爸因车祸意外去世；2020年，我大伯突发脑梗去世。

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大伯，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相聚了。留下还在世的我们，深深怀念。

我的奶奶，她叫王鸾英。

第17期

## 樟树下

电话：0791-86849235  
本版邮箱：32028011@qq.com

## 檐下记

### 小桥渡春秋

□ 侯凤文

山里小路总在小溪小河边，要去对岸，拿几根杉木往溪上一搭，就成了一座小桥。过了桥，路就长了。

桥，搭起了山里人的交际。一位姑娘去梅杏村赶圩，刚好对岸小伙挑着一担谷箩来收割早稻，他们都站在桥头让对方先过，这一礼让，双方有机会多互看几眼，两颗年轻的心便怦然心动了。小伙在心里惊叹，哪个村的姑娘这么漂亮！姑娘的心里也在说：好难遇到这么好看的一张脸！都在情窦初开的年纪，对美的欣赏之心就像山里的风，说来就来了。
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姑娘赶完圩回家，刚到小桥头，看到小伙已挑着一担黄灿灿的谷子过了桥。姑娘迎面微微一笑，故意没话找话问，这么好的谷子，今年丰收了吧？小伙子忙应道，是呀，今年雨水好，一亩田多收了两担谷。接着又无担心地问，天色已不早了，你家在什么村？离这远不远？话语中流露出对姑娘安全的担心，还有就是想知道姑娘是哪个村的意思。虽说这女一问男一答，离谈情说爱有些早，但那种朦胧和憧憬却是无比的美妙。可因种种原因，爱而不得才是世间常态，两人一转身，一回眸，已是另一季春秋……不知小桥上那多情的风，载着几多青年男女的美好回忆。

盛夏，老人顶着烈日上了小桥，站在桥中间，看到风蔽了，树叶一动不动，人憋得难受。这时需要喊风，老人眼起双唇，“呜呜呜喂！”连喊几声，只见溪面上生起阵阵微风，徐徐吹来，吹到老人沧桑的脸上，吹到小桥两端行人的脸上，吹到小桥附近小丘田里收割早稻的人脸上，吹进人们的心里。喊来的桥风，带着溪水的清凉，把人们脸上的热汗吹息。身子凉爽的大伙儿心情也好起来，过桥的过桥，走路的路，收割的收割。

小桥上走老了一代人，也走大了一代人。

山村孩子，都是在过小桥的时候长大的。孩子小，上桥刚走两步，就吓得双腿发软，一边哭一边趴在桥上不敢动。可大人站在小桥头，并不理会孩子的哭，反而鼓励他爬过去。看到大人的态度，孩子只能提起胆手脚发抖地爬过小桥。爬一次，爬两次，胆便大了。以后，他们可以走过小桥，跑过小桥，跳过小桥。孩子们还说，跟小桥熟了，就变得亲了，哪怕是黑夜过桥也不害怕。他们渐渐长大，放牛、砍柴、上学、去外婆家，一条路上会遇到多少条小溪小河，就要过多少次的小桥。

白天人过小桥，到了晚上曾过小桥。秋天的夜里，露水打湿的桥面上，会留下清晰的兽迹。山里有哪些野兽？去往了何方？小桥都清清楚楚。

秋意越来越浓，山坑里一季晚稻已是七分黄色，等待收割。这时候，若在小桥上上看到野猪过桥的脚印，山里人便会赶紧回家，取下房门背的硝壶和挂在墙上的家伙什，准备晚上到山坑去赶糟蹋庄稼的野猪。寂静的深夜，只要锣鼓一响，附近三山五坑都震得在动，第二天早上，山野到处可以看到受惊野猪逃命的踪迹。野猪也是通人性的，一次震慑，它们就再也不敢回来了。

有的时候，突来一场大雨，暴涨的溪水冲走了小桥，断了交通。但易涨易退山溪水，过路人不会走，他们知道等一会溪水退了，就会有人扛着杉木来，往小溪两岸一搭，小桥又成了。修桥是大善，行善不能等，这种美德一直在山村传承。

岁月悠悠，山中小桥就像流水席，一些人过了小桥，过一会又走来了过桥的人。小桥和流水一起，看着这人来人往，小桥的故事也一直在刷新，流传。



## 做薯粉

□ 刘国芳

退休后我的爱好就是种地，我在小区附近挖了一块地，只栽红薯。每年，一大块地，大概能收获五百斤红薯。

这些薯，我要拿来做薯粉。

工艺不是很复杂，但琐碎。

洗薯是第一步。我把薯放在一个大盆里，然后倒满水，一个一个洗。女儿见了，跟我说：“老爸，你今年又要做薯粉？”

我“嗯”一声。

女儿说：“划不来，不如直接卖薯。”

我不吭声。

薯洗好了，我坐在那里削皮，一个一个把薯皮削掉。

女儿过来和我一起削薯皮，但还是说：“人家做薯粉不削皮，我们干吗多此一举。”

我说：“削了皮做出的薯粉白。”

女儿说：“反正都是卖给别人，要那么白做什么？”

我又不吭声。

把薯皮削了，就可以粉碎了，用机器磨。离我们小区不远的镇上，有粉碎机，我用板车把薯拖到镇里去。女儿有空，帮我一起去，女儿说：“我还是觉得做这薯粉太麻烦了。”

我说：“这有什么麻烦，做什么不是做。”

薯粉碎了，就开始洗薯粉了。

我把粉碎的薯，装进一只袋子里，当然是那种纱布袋，然后放水里搓，用搓板搓，用手搓，把薯粉搓出来，再把渣子倒掉。搓出的薯粉和水混在一起，要放几个小时，薯粉就沉在水底了。我倒掉上面的水，再放水进去，把薯粉搅翻。然后，再放几个小时，薯粉又沉在水底了。如此反复几次，薯粉才白了。女儿不赞同我做薯粉，但嘴里说归说，还是会来帮忙。

女儿说：“你看你一双手，都浸白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不要紧，过一下就好了。”

粉碎好薯还要晒薯粉，这工序简单，就是把薯粉放太阳下晒。小区外面有空地，女儿和我一起去晒薯粉，还问：“今年做薯粉用了几百斤薯？”

我说：“五百斤。”

女儿问：“五百斤薯能出多少薯粉？”

我说：“一百斤薯出粉十四斤左右，五百斤薯，可以出粉七十斤。”

女儿说：“做这七十斤薯粉，你都忙了十多天。”

我说：“那是。”

薯粉晒干了，我挑到街上去卖。

有人过来问：“薯粉怎么卖？”

我说：“十块一斤。”

来人问：“人家卖八块一斤呀。”

我说：“我的薯粉白，干净，是削了薯皮做出的薯粉。”

来人看看薯，确实白，确实干净，便买了两斤。

大半个月后，我的薯粉卖完了。

这天女儿看见我回来，问我：“今年的薯粉还没卖完？”

我说：“卖完了。”

女儿问：“卖多少钱一斤？”

我说：“十块。”

女儿算起来：“七十斤薯粉，一斤十块，总共卖了七百元，是吗？”

我点头。

女儿说：“还不如直接卖薯，一斤薯一块五，五百斤薯，可以卖七百五十块，老爸你忙了一个多月，还亏了本，你这是何苦呢？”

我说：“有人需要。”

女儿说：“需要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薯粉呀。”

## 浮生录

### 守胡同口的老人

□ 王国梁

汽车刚拐进老家院子里，父亲就迎了过来。我第一句话就问：“爸，老顺伯怎么也在胡同口坐着去了？”父亲说：“你老顺伯都78岁了。过两年，我也去胡同口坐着喽。”

我家所在的胡同，入口处有一棵老槐树，它枝繁叶茂，撑起一方天地。也说不清老槐树多少岁了，树下，常年有一些老人坐在那里，他们不分四季和晨昏，似乎是定点长在了那里，跟老槐树一起成了一道固定的风景。每次回老家，远远看到胡同口的老树和老人，心里便感到亲切和踏实，对我来说，那里代表着家的方向，是温暖的底色。

可事实上，胡同口坐着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，这道风景就颇有些苍凉的色彩。

村里老人似乎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，到了年纪干不动农活了，就把主场从庄稼地转移到胡同口。坐在胡同口，可以看到全村人来来往往，知晓全村人的悲悲喜喜。路过的人跟他们打个招呼，或者停下来跟他们聊几句，他们便会觉得日子是鲜活的，村庄是鲜活的。如若不然，老去的时光对他们来说相当于静止了。他们无法再像当年在地里那样，生龙活虎地释放活力；也无法像青壮年时期精力充沛时那样，处在日子的中心，是家庭也是整个村庄的顶梁柱。他们老了，老得连走路都吃力，只好坐下来——坐在胡同口比坐在家里强，这样会觉得村庄还属于他们，世界还属于他们。

胡同口坐着的老人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欢高谈阔论，讲村庄的历史、祖先的故事以及外面的世界。他们个个都变得沉默寡言：该说的话，这辈子都说得差不多了；所有的事，都看得透透的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更没什么好争执的，活着就是了。

大山爷爷总是坐在那块被磨得光亮的石头上，胜利伯在老树下席地而坐，老顺伯则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……他们的腰都弯了，是被岁月一寸一寸折弯的。他们有时不发一言，就那么静静地坐着，看着光影的浮动，从日出守到日暮；有时他们闲聊几句，有一搭没一搭，语调舒缓悠长，好像村庄的一切他们都了如指掌。他们聚在树下，凉风吹过时，就往避风处挪一挪；太阳出来时，就往阳光处凑一凑。他们就像那棵老槐树一样，扎根在村庄，守望村庄。

这些年里，有的老人坐着坐着就不见了。他们去了另一个世界，我想那个世界一定也有很多温暖的人，不然他们明明知道自己的归宿，为何脸上总是淡淡的表情？记得大山爷爷说过一句话：“今天脱了鞋和袜，不知明天穿不穿。”坐在胡同口的老人，都知道这个道理。

年年岁岁，岁岁年年，胡同口坐着的老人换了一拨又一拨，跟庄稼地里的庄稼没什么两样，一茬一茬更替着，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。坐在那里的人安然笃定，都知道将要去时间的尽头。比如我父亲，就用很轻松的语气说：“过两年我也去那里坐着喽。”

坐在胡同口的老人，经历了人世间的沧桑。他们坐在那里，聆听村庄的呼吸，感受村庄的心跳。他们坐在那里，看尽岁月。

他们何尝又不是在守护村庄——

无论何时，回到故乡，我都会看见一群坐在胡同口的老人。我认得他们；他们，也认得每一个回家的游子。